

共匪滲透非洲的失敗

丁 匡 華

壹、共匪對非洲的滲透

一、對非洲滲透的策略手段

自一九五五年四月萬隆亞非會議以來，共匪即積極對非洲厲行滲透，其策略手段，乃是分從公開與秘密兩方面同時進行。

先就公開方面而言，共匪對非洲國家的滲透活動，是：一、以支援非洲民族解放獨立為幌子，竭力鼓動非洲殖民地脫離英、法、比、葡的殖民統治，同時詆毀美國為新殖民主義，蠱惑非洲人民的親共反美情緒，藉以掀起整個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與消滅新舊殖民主義的高潮，迫使西歐國家結束對非洲的殖民統治和美國退出非洲，以利共匪對非洲的滲透發展。二、利用卡薩布蘭卡集團親共國家，呼應共匪在非洲地區的國際統戰和滲透陰謀，誘其脫離西方，趨向中立親共，進而與匪建立外交關係。三、派遣各種代表團前往非洲訪問，同時并邀請非洲國家政府領袖與左傾社團訪問北平，藉以加強雙方友好和勾結關係。四、對非洲國家擴展貿易，并對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積極實施經濟滲透。五、運用與非洲國家簽訂文化合作協定關係，廣泛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在非洲地區普設偽新華社分社，以各種語言定時對向非洲大陸廣播，設置獎學金招收非洲青年前往中共大陸受訓，以及不斷以馬列史毛邪說大量輸往非洲，積極厲行思想滲透與文化滲透。六、派遣軍事代表團與軍訓人員前往非洲，并對非洲國家提供民兵裝備物資，協助彼等建立武裝部隊。

次就秘密滲透而言，共匪詭計多端，無孔不入，其筆鋒大者，計有：一、派遣高級特務份子潛入非洲，以偽新華社記者及駐非偽使領館工作人員為掩護，秘密進行顛覆活動。二、運用銀彈外交政策，秘密對非洲及其政府首長，贈予現金與無息長期貸款，促其承認匪偽政權。三、秘密以巨款收買非

洲國家左傾政客與政黨領袖，促其顛覆現政府，另建共產或親匪政權。四、秘密派遣高級軍事人員和游擊戰專家前往非洲主持叛軍游擊訓練，并直接指揮叛軍與政府軍作戰。五、秘密援助非洲國家叛亂武器，進行暴力革命，使其陷於長期叛亂。六、秘密吸收非洲左傾叛黨份子，前往大陸匪區，接受共匪軍事游擊訓練與共產思想訓練，使其潛回本土，聯合左傾勢力，發動政變，將現政府推翻，另建共產政權。

二、政治滲透的趨勢

共匪對非洲的政治滲透，是以與非洲國家進行相互友好訪問，謀取雙方高階層接觸，締訂各種友好條約，以及爭取與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為其主要手段。

自一九五五年四月萬隆亞非會議，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參與會議之非洲國家代表廣泛接觸建立關係以來，共匪就不斷派遣各種代表團及個別人士前往非洲訪問，同時并邀請非洲國家或地區的代表團及個別人士訪問北平，加強雙方友好勾結，而且逐年增加，逐有發展。

共匪歷年派赴非洲從事滲透活動的各種代表團與個別人士，根據匪偽公開宣露非正式統計，計一九五五年一批，一九五六年九批，一九五七年八批，一九五八年一四批，一九五九年六批，一九六〇年一九批，一九六一年二一批，一九六二年一四批，一九六三年三三批，一九六四年三八批，一九六五年三六批，其中訪非重要人士計有：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偽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偽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劉寧一、偽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偽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廖承志、偽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方毅、偽教育部長楊秀峯、偽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遠、偽對外貿易部長葉季壯、副部長盧緒章、楊洛廬、雷任民、偽交通部副部長孫大光、彭德、偽鐵道

部副部長石志仁、偽副總參謀長楊勇、張宗遜、偽軍事學院政委李志民、偽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丁西林、朱光、屈武、偽匪非友好協會會長劉長勝、偽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南漢宸。而周恩來竟於兩年之內，連續四次前往訪問，同時陳毅更不斷多次前往，分別進行高階層外交統戰與滲透活動。

共匪邀請非洲國家人士前往大陸匪區訪問，根據匪方公開資料非正式統計：一九五五年二批，一九五六年一批，一九五七年三四批，一九五八年二一批，一九五九年四三批，一九六〇年八〇批，一九六一年五一一批，一九六二年二七批，一九六三年一三批，一九六四年一四一批，一九六五年一六四批。其中政府首長計有：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迦納總統恩克魯瑪、蘇丹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按阿布德現已被推翻下台）、剛果（布）總統阿方斯·馬桑巴代巴、馬里總統莫迪博·凱達、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第二副總統卡瓦瓦、索馬利亞總統亞丁·阿卜杜拉·歐斯曼、總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馬克、阿聯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阿里·薩布里、烏干達總理阿波洛·密爾頓·奧博、剛果（雷堡市）叛軍革命最高委員會主席蘇邁洛。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於一九六〇年九月訪問北平，與劉匪少奇簽訂「友好條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貿易和支付協定」。迦納總統恩克魯瑪於一九六一年八月訪問北平，與劉匪少奇簽訂「友好條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及「文化合作協定」。索馬利亞總理舍馬克於一九六三年八月訪問北平，與周恩來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剛果（布）總統馬桑巴代巴於一九六四年九月訪問北平，與劉匪少奇簽訂「友好條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文化合作協定」和「海運協定」。馬里總統莫迪博·凱達於一九六四年九月訪問北平，與劉匪少奇簽訂「友好條約」和「提供工業項目協定」。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於一九六五年二月訪問北平，與劉匪少奇簽訂「友好條約」。

近十年來，由於共匪對非洲積極厲行滲透，乃使若干國家為其愚惑，承認匪偽政權，並與其建立外交關係。此即：阿聯（埃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蘇丹、幾內亞、迦納、馬里、索馬利亞、烏干達、肯亞、突尼西亞、剛果（布）、坦桑尼亞、蒲隆地、中非、桑比亞、達荷美、茅里塔尼亞、塞內加爾（未允匪設使館），其中蒲隆地、中非、達荷美三國已先後與匪絕交。

，乃使由原有之十九國，減為十六國，致其對非洲的滲透潛勢，一落千丈，走向沒落的途徑。

三、經濟滲透的發展

共匪對非洲的經濟滲透，是從貿易滲透與經技援助兩方面同時進行。共匪與非洲國家的貿易，係於一九五二年與埃及發生貿易開始，十餘年來，曾先後與埃及（阿聯）、突尼西亞、摩洛哥、幾內亞、馬里、迦納、蘇丹、索馬利亞、剛果（布）、阿爾及利亞、蒲隆地、肯亞、坦桑尼亞等十三個非洲國家簽訂貿易協定，此外，並與奈及利亞、塞內加爾、衣索比亞、烏干達、南非、羅德西亞、利比亞、獅子山、象牙海岸、賴比瑞亞、桑比亞、喀麥隆、剛果（雷堡市）、馬拉加西等國官方或民間發生貿易關係。匪對非洲輸出以茶葉、棉布、綠綢、自行車、收音機、紙張、文具、橡膠製品、建築材料、醫藥製品、五金鋼材、電器、機械和日用百貨等項為主，匪自非洲輸入，則以棉花、麻、阿拉伯膠、鑽石、乳香、沒藥、丁香、咖啡、可可、橄欖油、棕櫚仁、花生、芝麻、橡膠、沙丁油和礦產品為大宗。雙方貿易實績，對阿聯（埃及）、蘇丹、衣索比亞、烏干達、肯亞、坦桑尼亞、南非、羅德西亞等國為入超，對摩洛哥、突尼西亞、馬里、迦納、幾內亞、奈及利亞、塞內加爾等國為出超，輸入輸出比較，則以入超數字為大。

共匪對非洲的經濟援助，係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致電埃及總統納塞，決定無償地贈送埃及二千萬瑞士法郎（約合四百七十萬美元）的現款，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以色列的侵略戰爭」開始，十餘年來，曾先後與阿聯（埃及）、幾內亞、迦納、馬里、索馬利亞、肯亞、坦桑尼亞、剛果（布）、中非、烏干達等國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對其提供無息長期貸款或以現金贈與，計給予阿聯（埃及）一億三千四百七十萬美元（一九五六年四百七十萬美元，一九六四年五千萬美元，一九六五年八千萬美元）；幾內亞二千五百萬美元；迦納四千二百萬美元（內一九六一年一千九百六十萬美元，一九六四年二千二百四十萬美元）；馬里三千五百萬美元（一九六一年二千萬美元，一九六四年一千五百萬美元）；索馬利亞一千五百萬美元；阿爾及利亞九千餘萬美元（包括一九五八年贈予軍費二

千萬美元，一九六四年貸款五千零六十四萬美元，以及給予阿國籌備二屆非會議二千萬美元）；坦桑尼亞五千五百二十九萬美元（一九六四年六月四千五百萬美元，十二月四十九萬美元，一九六五年九百八十萬美元）、肯亞一千八百萬美元，中非四百萬美元，烏干達一千五百萬美元，以及對非洲國家提供若干物資援助。

四、文化滲透的動向

共匪對非洲的文化滲透，係以誘使非洲國家與匪簽訂文化合作協定爲其各種文化活動之媒介；在非洲各大都市設立僞新華社分社從事赤色宣傳并掩護其顛覆工作，利用廣播對非洲國家鼓吹民族革命；運用書刊灌輸非洲人民共產思想毒素。

共匪自一九五六年以來，曾與阿聯（埃及）、阿爾及利亞、衣索比亞、幾內亞、迦納、馬里、坦桑尼亞、索馬利亞、剛果（布）、奈及利亞等國簽訂「文化合作協定」，內容廣泛，舉凡有關文化合作與文化交流活動，無一不包括在內，實爲共匪對非洲國家實施文化滲透之主要工具。

共匪從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埃及（阿聯）首都開羅設立僞新華社分社以來，十餘年以還，曾先後在拉巴特（摩洛哥）、阿爾及爾（阿爾及利亞）、喀士穆（蘇丹）、科那克里（幾內亞）、阿克拉（迦納）、巴馬科（馬里）、摩加迪休（索馬利亞）、坎伯拉（烏干達）、奈羅比（肯亞）、突尼斯（突尼西亞）、布拉薩（剛果）、達萊薩蘭（坦干伊加）、桑吉巴（桑吉巴）、布瓊布拉（蒲隆地）、達基（中非）、盧沙卡（桑比亞）、達卡（塞內加爾）、新港（達荷美）、諾克少（茅里塔尼亞）等地設立僞新華社分社，從事各種宣傳工作，其中布瓊布拉分社、達基分社、盧沙卡分社由於蒲隆地、中非、達荷美三國政府宣佈與匪絕交，已無形關閉。又奈羅比分社由於該社記者王德明主謀對肯亞的顛覆工作，肯亞政府因將其驅逐出境，同時對該分社人員嚴加監視，故亦形同虛設。此外，共匪高級特務高梁利用僞新華社駐坦桑尼亞記者身份爲掩護，經常在東非地區從事顛覆活動，除運用僞新華社駐桑吉巴記者巴布發動桑吉巴政變外（政變成功，巴布搖身一變，成爲新政權的外交部長），同時并策動蒲隆地與盧安達的顛覆工作。

共匪滲透非洲的失敗

共匪運用各種語言如英語、法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以及非洲土語，對向非洲大陸廣播，爲其對非洲宣傳滲透之主要手段。其廣播時間，乃是逐年增多，一九六〇年每週三十五小時，一九六一年增爲六十三小時，一九六二年增爲九十一小時，一九六三年增爲九十八小時，一九六四年增爲一百零五小時，一九六五年增達一百一十小時。

其次，共匪以大量赤色書刊輸往非洲對非洲人民進行共產思想滲透，亦爲匪對非洲文化滲透之主要工具。該項書刊，根據匪方公開宣佈，計有：「毛澤東選集」（英、法、西班牙文）、「北京週報」（英文、法文）、「人民畫報」（月刊、英、法、阿拉伯文）、「中國建設」（月刊、英文、法文）、「中國文學」（英文—月刊，法文—季刊）、「中國攝影」（月刊、有英、法文說明）、「中國體育」（雙月刊，英文）、「人民月刊」（世界語文版）、「中國婦女」（雙月刊，英文版）、「中國電影」（雙月刊，英、法文版）、「對外貿易」（季刊，英、法文）等十餘種之多。

五、軍事滲透的騷亂

共匪對非洲的軍事滲透，乃是分從與非洲國家簽訂軍事協定、訓練非洲軍事人員、供應非洲國家叛軍武器以及策動軍事顛覆工作各方面同時進行。

共匪與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曾簽訂軍事秘密協定。匪阿軍事協定，係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僞軍副總參謀長楊勇上將訪阿時所簽訂，該一秘密協定的主要內容，據傳是：匪方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願意以軍事力量支持阿國，阿方同意共匪在阿境設置基地，訓練阿國及非洲地區共黨和左傾份子。另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共匪又與阿爾及利亞簽訂「民兵裝備物資協定」，由匪向阿民兵無償提供裝備物資。匪與坦桑尼亞之軍事秘密協定，據傳係坦總統尼雷爾於一九六五年二月訪問北平時所簽訂，規定由匪方給予坦桑尼亞小型武器和對坦提供軍訓人員與訓練設施。坦方則應允共匪派遣軍事代表團駐於坦京負責軍事協調工作。

共匪對非洲左傾青年與叛亂份子的軍事訓練，是在大陸匪區與非洲本土同時進行，其課程分爲一、爆炸及破壞；二、武器訓練及游擊戰；三、政治研究三大部門。在大陸匪區，係由僞馬列主義學院北平、上海、南京、武漢

、廣州分院分負訓練工作，招收非洲左傾青年及叛亂份子，供應其幹部費用，前往匪區接受訓練，受訓完畢之後，即遣其返回原籍，從事顛覆叛亂工作。在非洲本土，計於剛果（布）、坦桑尼亞、阿爾及利亞、迦納分設訓練機構主持，其中以設在坦桑尼亞的桑吉巴奔巴島基地與剛果（布）邊境基地的規模最大，奔巴島基地，共匪曾先後派遣大批軍訓游擊人員前往担負訓練工作，其招訓對象為東非的蘇丹、索馬利亞、肯亞、蒲隆地、馬拉威、烏干達、盧安達及中非的葡屬莫三鼻給、中非，與南非的南非共和國等國的左傾份子，使其習知該地區如何從事顛覆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俾其參加實際革命顛覆和叛亂工作。另在坦干伊加首都達萊薩蘭，亦設有軍事訓練基地，此一地區的軍事游擊訓練工作，由共匪高級特務份子高梁主持。剛果（布）邊境基地的訓練工作，係為支援剛果（雷）叛軍，共匪對其特別重視，故先後派遣前僑南京軍區政委王平中將與僑駐布拉薩剛果代辦甘邁上校共同負責。該處設有三個訓練中心，第一中心設於甘波納（距布拉薩市北一八〇里），專門訓練來自剛果（雷堡市）的叛亂份子。第二中心設於布拉薩市東北地區的英風多，主要是訓練來自赤道以北非洲地區的叛亂份子。第三中心設於剛果（布）的布安加，是訓練葡屬安哥拉革命份子的本營。

共匪對非洲地區供應叛亂份子和革命份子武器從事革命和顛覆活動的，最顯著的事實，是支援阿爾及利亞革命軍武裝，助其抗法革命鬥爭，撥付肯亞、烏干達、盧安達及剛果（雷堡市）叛軍武器，陰謀以武裝推翻各該國政府。

近幾年來，共匪明目張胆對非洲國家採取軍事滲透行動的，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計有：阿聯（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坦桑尼亞、肯亞、烏干達、盧安達、蒲隆地、馬拉威、桑比亞、剛果（布）、剛果（雷）、中非、葡屬安哥拉、葡屬莫三鼻給、南非共和國、尼日、喀麥隆等國和地區。其中在坦桑尼亞之桑吉巴、蒲隆地、肯亞、剛果（雷堡市）、尼日、喀麥隆、中非等國，且進一步採取顛覆行動，企圖將各該國現政府推翻，另建親匪政權。對葡屬安哥拉，葡屬莫三鼻給，則是以武器和人員支持其革命份子對葡萄牙爭取解放獨立。

貳、共匪在非洲的失敗

自一九六五年一月，蒲隆地政府破獲共匪顛覆陰謀，宣佈與匪絕交以來，共匪在非洲的滲透，已如江河日下，遭受嚴重的挫敗。二月，尼日揭露共匪的顛覆陰謀；非馬聯盟各國首長在茅里塔尼亞集會，譴責共匪侵非野心，決定將非馬經濟合作組織恢復為政治性組織，遏阻共匪滲透。五月，非馬聯盟各國首長再度象牙海岸召開特別會議，與會之象牙海岸總統伍弗布尼、尼日總統哈瑪尼·狄奧里，一致對匪譴責，伍弗布尼率直指出，目前在非洲的顛覆活動，完全由共匪策動。六月，肯亞、馬拉威、烏干達、桑比亞因不滿周恩來在坦桑尼亞散播「革命」野火，一致拒絕周恩來訪。七月，肯亞政府察覺僑新華社駐肯記者王德明主謀顛覆，乃將其驅逐出境。九月，馬拉威總理揭發拒受共匪賄賂，對匪大予譴責。一九六六年一月，達荷美與中非共和國，相繼在同一時間之內，宣佈與匪絕交，限令匪幫使館人員離境。加上一九六五年六月與十一月預期刊開之所謂二屆亞非會議的流產，更使共匪多年來的統戰陰謀，完全破產。共匪在非洲滲透之如此挫敗，筆者根據事實研析，當不外是：一、共匪錯估非洲情勢；二、共匪的經援全係騙局；三、共匪的顛覆陰謀令人寒慄等三大因素所致。茲分別闡述如下：

一、共匪對非洲情勢估計的錯誤

共匪自萬隆亞非會議與非洲國家接觸以來，始終打起「支援非洲人民的革命解放與爭取獨立的鬥爭」的旗號，作為侵略非洲的統戰工具。認為非洲人民久陷西歐各帝國主義鐵蹄統治之下，如果幫助他們爭取獨立，必可獲得他們的歡迎。又認為非洲人多屬土著，教育程度低落，易於被人誘惑，受人利用，而非洲一般左傾知識份子和少數具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亦極思覓求外力支援，以利其政治地位發展，故亦恰成為共匪獵取的目標。因之，共匪不斷叫囂反美、反帝、反殖民主義，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獨立；支援阿聯（埃及）反英、反法、反以色列；支援阿爾及利亞反法；支援剛果（雷）叛軍叛亂，支援坦桑尼亞、肯亞、桑比亞、羅德西亞反英獨立，支援安哥拉、莫三

鼻給、幾內亞(葡屬)反葡，南非非洲人反對白人統治，以及支援巴蘇陀蘭、貝專納蘭、模里求斯的反英獨立，同時秘密吸收非洲左傾份子叛黨頭目前往北平接受游擊訓練，然後遣其返回原籍，由匪方協助命其進行顛覆工作與武裝暴動。

其次，共匪對非洲的政治情勢，亦是缺乏認識與瞭解。共匪認為：「今天，非洲有的地方像是我國義和團的時候，有的地方像是我國辛亥革命的時期，有的地方則是我國五四運動的時期……但絕沒有像是我國(共匪)一九四九年的時代」。它又認為：「今天非洲的工作，反對建勢力尚不十分重要，最重要的是反帝。今天非洲的時代是民族革命時代，擴大統一戰線時代，而非社會革命時代」。故它以為：「若在非洲各個獨立的國家之中，一旦有一兩個國家起而發動真正的民族革命，則革命浪潮勢必波及整個非洲大陸」。因此，共匪對非洲的侵略，乃與蘇俄的緩進路線背道而馳，盲目採取激進政策，企圖以「暴力革命」行動，席捲非洲大陸。殊不知共匪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對非洲情勢完全估計錯誤。須知，非洲人民固是亟求解脫殖民主義枷鎖和爭取自由獨立，但其排外性格特強，決不會是擺脫一個舊的殖民主義，又容納一個新的殖民主義，非洲若干國家政治領袖如突尼西亞總統布格貝、象牙海岸總統伍弗布尼、馬拉加西總統齊拉納等，均一致指斥共匪為新殖民主義與新帝國主義，決不容許共匪鐵騎在非洲縱橫馳騁，其原因即在於此。其次，非洲人民教育程度雖然低落，但其本質尚屬淳良，具有愛好和平美德，并無好勇鬥狠習尚，共匪口口聲聲叫嚷「革命」，到處鬧事生端，已使絕大多數非洲人民感到厭惡。非洲國家元首於一九六三年五月集會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亞貝巴簽訂「非洲國家組織憲章」，以自由、平等為非洲人民的立法精神，以不干預內政、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和平解決糾紛、非難政治謀殺與破壞活動為消滅各種型式的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為其共同恪守準則，同時并拒絕共匪與蘇俄派員列席。其愛好自由平等與團結合作以及不容共匪插足非洲，意義已是非常顯明。

上述種種，祇是消極防止的一面，但尚有其積極反抗的另一面，尤其在東非，竟使共匪無法立足。一九六五年六月，僑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坦桑尼亞，他在坦國歡迎的羣衆大會上，曾明目張胆地向與會羣衆發表煽動性演說稱：「在目前，亞洲和非洲，呈現着一片強烈的革命風暴的形式，而且時

共匪滲透非洲的失敗

機趨於成熟；……現時非常有利於革命的形勢，不僅存在於非洲，而且存在於亞洲和拉丁美洲」。周恩來此項譎言一出，立即遭到東非國家強烈反應。在坦桑尼亞，尼雷爾總統以堅定立場率直指出：「我們必須維護我國的主權完整，防止任何企圖利用我們的需要而加諸我們的控制。……我們決不接受來自任何地方的命令，也時刻不放鬆對顛覆活動的防止，我們既不願出賣我們的原則和我們的國家，也不願出賣決定我們自己未來的自由」。一般認為尼雷爾會訪問北平，與劉匪少奇簽有「友好條約」、「經濟合作協定」以及軍事密約，即指其親匪，以觀上述言論，力陳保土衛國，其對共匪之態度，由此可想而見。在東非各國，則是異口同聲，對其大加指斥。其中尤以肯亞為最，肯亞政府在其一項聲明中說：「肯亞政府不明白他(指周匪)心目中的成熟是指什麼，或者他心目中的『革命』是什麼方式。但是肯亞政府希望人們明瞭，肯亞打算避免一切的革命，不論其來源，不論是出於內部還是受外來的影響的革命。」周匪原擬於訪問坦桑尼亞之後，利用出席六月廿九日第二次亞非會議開幕前的時間，繼續訪問肯亞、烏干達、中非、剛果(布)、馬拉威、桑比亞，但肯亞政府在一怒之下，則拒絕周匪往訪，甚至周匪座機過境停留亦所不許，其他烏干達、馬拉威、中非、桑比亞、剛果(布)等國家亦未發出邀請，乃使周匪恩來鐵羽而歸。

二、共匪對非洲經援的騙局

從表面上看來，近年共匪與非洲國家簽訂若干經援協定，對其提供經援高達四億餘美元之鉅；但事實上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全係一種騙局。

須知，共匪對非洲提供經援的本質，乃是針對非洲經濟落後國家亟欲謀求政治獨立和發展工業而為，因而採取只付少數現金，并供給受援國發展輕工業的成套機器與設備，同時，遣派專家技工，協助其進行勘查、設計、施工和訓練技術人員。其目的是一面在幫助受援國建立民族工業的口號下，促進與受援國的「經濟技術合作」，一面是誇耀共匪經濟建設成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以加強與受援國的共黨及左翼黨派的聯繫。此外，更利用「經濟技術合作」方式，擴大滲透顛覆的活動。另一方面，共匪乃以其機器設備、消費商品、交換受援國的戰略物資和滯銷物資，企圖藉此加強輸出成套的

機器設備和大量的消費商品，同時擴大搜購戰略物資和工業原料，以期解除其本身經濟危機。

其次，共匪對非洲經技援助的另一特點，乃是它提供受援國的技術援助是小規模的、零星的，而且皆集中在許多的小計劃上，如其協助非洲人種稻，建立小型紡織廠，建築小型水壩，不但輕而易舉，而且易於表現，吸引非洲人民注意，對匪發生好感，以利其對非洲的滲透發展。

實際上，共匪對非洲的經濟援助，可說是徒具口惠而已，如較早的共匪與一九六〇年九月簽訂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規定由匪對幾提供相當於二千五百萬美元的無息貸款、匪將派遣五千人前往幾內亞協助幾國從事營建工程和指導種稻，但其後人數從未超過五百，無息貸款亦未完全兌現，這幾國對匪表不滿時，共匪索性將原派五百人再予削減，以致匪幾關係會一度形成僵局。其對迦納情況亦然，貸款也未兌現。又如較近的肯亞，共匪於一九六四年五月對肯亞提供相當於一千五百萬美元的無息貸款，但匪方僅付了現金一百萬英鎊，另外以價值三百萬英鎊的無用物資抵付，無怪肯亞經濟部長莫雅大加指責，他說：「肯亞所獲共匪的援款一百萬英鎊是收到應用了，可是中共所承諾的三百萬英鎊的價值貨物却不願接受。因為中共并未認識到它所願供應的貨物如鞋類、五金、盆、鍋等都是肯亞本國工業有生產業的，把這類貨物大量傾銷到肯亞來，豈非令我國許多工人要失業而又威脅到新興企業的生存。」雖則共匪自稱擴大援助的動機之一是爲了「協助對方國家逐步達於自給以至經濟獨立發展」。但共匪的所謂「免息」貸款，實際上并非如此，而是「無錢過手」的。例如所貸給肯亞的一宗水利建設貸借案，祇是由共匪技術人員的供應充數。另一方面，此項貸借的償還，是要用肯亞的出產。如此一來，無異要使肯亞的經濟和共匪維繫一個時期，這完全是共匪預定的詭謀。

又如坦桑尼亞，雖其亦爲接受共匪經濟援助的國家，但其早已提高警覺，公然發出警告，說明該國是不能用援助來收買的。該國總統尼雷爾則以隱含的語氣告訴共匪：「那些給予我國貸款或贈與之人，或以技術人員供應我國之人，必須明白他們是爲了參加人類發展，而不是爲了控制我們這個新生的國家而來，因爲坦桑尼亞並非可以出賣的」。

至於西非的尼日共和國，雖然與共匪沒有發生任何關係，但對共匪在非

洲的經濟滲透，該國總統狄奧里亦予申斥，他指陳共匪的經濟援助，「表面上是多麼動人」，而「實際上却大打折扣」。他說：「所謂貸借并非以現金憑付，而係以材料供應，此種材料通常是不合時宜的舊式物資。但償還則必須以將來的農產收成爲保證，這樣一來，本國的資源還未產生則須預定給予共匪，非洲國家的經濟不但無法好轉，而且還要蒙受莫大的損害」。

由上述事實暴露，可見共匪對非洲的經濟援助，全係騙局。

三、共匪對非洲國家滲透的失敗

共匪對非洲滲透的失敗，它對非洲政治情勢估計錯誤，對非洲經技援助的欺騙，固爲重大原因，但其派遣特務，暗中在非洲國家內部進行顛覆陰謀活動，亦爲主要因素。

自一九六〇年以來，共匪在非洲進行顛覆活動，是以一九六〇年支援剛果（雷堡市）左傾的盧孟巴政權首露其端；繼之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在桑吉巴策動政變，同年八月在馬拉威進行顛覆，九月在尼日策動叛亂；一九六五年一月在蒲隆地採取顛覆活動，同年七月在肯亞進行顛覆；一九六六年一月，在中非、達荷美進行顛覆活動，其次，在突尼西亞、坦干伊加、烏干達、盧安達、桑比亞、安哥拉、莫三鼻給、南非、喀麥隆等國，亦迭經進行軍事顛覆活動，乃使整個非洲大陸，陷於動亂不安。

共匪對非洲國家的顛覆工作，乃是依據當地情況分別進行。在已獨立的國家，是支援叛軍和在野左傾軍人政客從事叛亂，企圖將現政權推翻，另建共產政權。如對剛果（雷堡市）之顛覆，先則支持左傾之盧孟巴政權，圖使剛果（雷堡市）陷於赤化，迨剛果（雷堡市）強人陸軍總司令莫布杜將軍發動政變成功，將盧孟巴軟禁致死，乃又支持其副手基貞加另組叛軍政權，以與剛果（雷堡市）中央政府對抗，不久，基貞加瓦解，又支持叛軍首領蘇邁洛，并進一步促其稱爲所謂「剛果（雷）人民共和國」，同時給予軍火武器，爲其訓練軍隊，并派遣軍事與政工人員實地督戰指揮，現時此一叛軍雖然失勢，但共匪對其援助，仍是依然如故。然而共匪對非洲的顛覆工作，不一定完全使用武力，而另由共匪收買左傾政客入手，如對蒲隆地，共匪是以重金收買該國首相尼亞摩亞爲其內應；如對肯亞，則收買肯亞副總統奧廷加以

一位美國紅十字會的人員聽說這回事，要求他把這批底版送給研究所。他不肯。但是，他說，假若送給他足夠的攝影設備，他願意拍兩套，一套他自己保留，一套給研究所。

他們果真將印像紙和顯影用的化學藥劑整批運往韓國。依照約定的時間，辛先生把他影印的資料悉數寄抵史丹福大學。

有的時候，一些極為珍貴的資料是在非常神祕的情況下抵達研究所。在一九三六年的某一天，一位年青人突然出現在史丹福大學，送來一個用黑布包緊的包裹。一張便條貼在包裹上，寫着：「一九五〇年元旦以前請勿開啓。」

最後，當這個包裹被拆開而公諸於世時，裏面存放的赫然是在一九一九年主持偵訊布爾希維克黨人謀殺帝俄皇室案件的白俄官員的檔卷。

這些資料具有極端重要的價值，研究所的人員真是喜獲至寶。但是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人知道當年把這包東西送到史丹福來的人到底是誰。

早在第一次大戰時就開始收集有關資料的霍伯特·胡佛本人也有這種戲劇化的經歷。

有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當他正出席波蘭政府的一個接待酒會時，一個在波蘭共黨政權裏工作名叫米柯拉茨克（Stanislaw Mikolajczyk）的反共人士，把厚厚的六大卷東西塞在他手裏。

「我們奉命給你一些紀念品，歡迎你到波蘭來！」那位官員解釋說：「這是我給你的一份。」

米柯拉茨克的「紀念品」竟然是被懸賞緝查的波蘭地下反共組織的報紙。當他聽到要在接待酒會裏向胡佛致贈紀念品時，他機靈一動，想到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良機，可以在共產黨人衆目睽睽之下將這批報紙傳遞到自由世界去。

眼看着胡佛接受了這批報紙，憤怒的共黨官員却是無可奈何。一年之後，米柯拉茨克被迫逃離波蘭。

有些情形之下，胡佛研究所的資料倒是真正正地從地下挖出來的。在納粹佔領比利時期間，胡佛的一個比國朋友在樓梯上開了一個縫隙，按期地把比利時地下反納粹組織的出版品投進裂縫裏。

戰後，研究所派人把樓梯拆掉，從底下挖出大量這種地下組織的刊物。

今天，這批刊物和其他許多由敵後走私過來的，用照相器材祕密拍攝下來的，以及由泥污不堪的垃圾堆裏找出來的資料都一起神氣地站在胡佛研究所的書架上，供千千萬萬學者參考研究。

——上接第38頁——

及指使偽新華社駐肯亞記者王德明策動左傾青年，進行顛覆工作；如對馬拉威，共匪先收買該國外交部長齊伍美，然後再由齊伍美串通司法部長契爾瓦、發展和住房部長布瓦腦西、內政部長契西薩、勞工部長蕭卡尼、教育部長彭貝，參與顛覆活動；此外，又有運用左傾政黨領袖和失意軍人共同進行，如對桑吉巴，共匪先收買桑吉巴左傾的烏瑪黨領袖巴布，委其為偽新華社駐桑記者作掩護，再由其聯合曾在莫斯科受過共產訓練一度出任桑吉巴總理的漢加與桑吉巴軍方實力派首領約翰·奧克洛，共同進行顛覆工作，卒使其建成所謂「桑吉巴人民共和國」。

對於未獨立地區的顛覆工作，共匪是支援該地區之所謂民族革命份子，反抗白人政府，脫離殖民統治，實施自主獨立，如支持安哥拉的革命份子羅敦·羅伯特與安拉德反葡，莫三鼻給的革命份子蒙德拉納反葡，支持南非革命份子約翰·馬克斯反對白人韋德政府的統治，企圖將各該地區的白人政府推翻，另建親共政權。

我們清楚：非洲國家新近獨立，百廢待舉，必須爭取與國，廣建國際關係，始克廁身國際政壇，同時又以經濟基礎脆弱，亟需外力援助，以求經濟發展，共匪於是乘機而入，除對其獨立致電祝賀，僞示友好，誘其與匪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并伸出援手，對其提供經濟援助。但共匪誤認非洲國家與匪建交與接受其援助，即係親匪，竟而得寸進尺，在其駐非洲各國僑大使館內潛伏大批特務份子，暗中進行顛覆工作；利用派遣技術專家進入受援國進行滲透活動；利用經濟援助，壟斷受援國經濟發展，甚至以武力金錢支持各該國之在野左傾政黨與叛軍，發動政變，將其現政府推翻，另建共產政權，以致與匪建有邦交國家之政府及其首長，人人自危，不能不採取有效行動，謀求自保。蒲隆地、中非、達荷美三國先後與匪絕交，馬拉威、象牙海岸、尼日、突尼西亞、蘇丹等國元首嚴重譴責共匪滲透顛覆，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對匪提出警告，則為有力證明。（完）